

“太行天池——漳泽湖”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漳泽行思

□ 汪阔

我从未想过，在雄浑苍莽的太行山脊之下，竟藏着这样一汪浩瀚水域。车出长治城西，城市的轮廓尚未在身后淡去，一片无垠青碧便猝不及防地铺展而来，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填满了整个视野——这便是漳泽湖，也称“太行天池”，静泊于太行臂弯与上党盆地的怀抱中。最初的震撼，并非全然源于尺度的辽阔，更在于一种气质的交融：北地雄浑的骨架，被一汪至柔至清的水细细充盈；山势硬朗的线条，浸在水中，化作了荡漾不息、无有尽头的涟漪。

沿亲水栈道徐行，鞋底与木石相触，发出安稳的轻响。近岸处，水下如森林般的菖蒲与芦苇根茎，正悠然摇曳。同行友人遥指湖心，说起它历经的十年“闭关”。曾经，发展的喧嚣让这片水域蒙尘，这座城市便毅然为它按下暂停键：退耕退渔、截污植绿，如修复一件传世瓷盏，耐心等待生态肌理一寸一寸自愈。我蹲下身，指尖轻探水面，触碰到的仿佛不是水，而是流淌的时间——是几十年前，人们驯服漳河、泽被四方的筑坝初心，是千万人共赴的蓄水意志；是十余年来，为偿还生态“旧债”而默默耕耘的每个日夜；亦是此刻，掠过水面的白琵鹭羽翼下，那缕自由的风。生态保护的漫长叙事，终点从不是一组数据，而是这般触手可及、让人安心托付指尖的澄澈。

栈道引我深入芦苇的国度。时值深秋，万亩芦荻湾换上了一望无际的金黄。风是无形的指挥家，掠过之处，苇秆俯仰起伏，摇荡出连绵“沙沙”的声音，干燥而温暖，恰似大地舒展筋骨的低吟。这质朴壮美之下，藏着湿地的精妙匠心：芦苇与菖蒲，从来不止是风景，更是湿地“绿肺”的活性细胞，日夜不息地涵养、净化着这片水域。我忽然忆起《山海经》中所言：“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眼前这由人工水库演化而来的浩渺湖泊，血脉竟可上溯至典籍里那条古老的漳水；而上游的发鸠山，相传正是“精卫

填海”神话的滥觞之地。神话中衔木石以填沧海的执拗，与现实里十余年如一日的生态坚守，隔着千年时光，在湖光芦影间撞出了深邃的共鸣——那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血脉中，从未褪色的不屈韧性。

思绪飘荡间，一座长桥如银帆跃入眼帘，那便是神农湖大桥。桥塔以“人”字形向天际舒展，拉索如竖琴之弦，轻拨着山水清光。它不仅是连接城与湖的通道，更是现代工程美学与自然画卷的温柔相拥。桥上已有跑者轻盈掠过，友人说，这条环湖而建的数十公里生态赛道，早已成为举办过多次马拉松与自行车赛的活力走廊。我不禁想象，发令枪响时，无数充满生命张力的身影在这山水长卷中穿行，汗水与湖风相融，脚步与涛声共振。这精心织就的“快进慢游”网络，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亲可触，让“绿水青山”的生态馈赠，化作可感可享的“运动金山”。

从宏大的桥，回到细腻的岸，我在“十里风荷”处驻足。夏日的亭亭翠盖已然褪去，满池尽是铮铮铁骨。焦褐的残荷或折或立，蜷曲的叶片如紧握的拳，在如镜的水面投下错综凌厉的影。这份衰败里毫无颓唐，反倒藏着一种庄严的、涅槃般的静美。它再次叩响我心底的“闭关”故事——最美的重生，总要历经一番刮骨疗毒般的沉寂与清理，方能在来年盛夏，生出更洁净、更蓬勃的亭亭之姿，不负这一湖澄澈。

暮色渐浓，我寻至湖畔文旅服务中心。温暖灯火下，一位老师傅正专注于手中的“上党堆锦”，五彩丝绸在他指尖堆叠、粘贴，一只华美凤凰的羽翼渐渐成形，流光溢彩；案几上，憨态可掬的黎侯布虎，透着质朴吉祥的



湖畔夕照 刘栋 摄

暖意。这不是冰冷的陈列，而是文化的苏醒——它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走进湖畔的微风里，落入游人的目光中，有了可触摸、可体验的温度。我买下一枚堆锦书签，图案是简化的山水纹，轻若无物，却似将一片湖光、一缕文脉，悄悄夹入了往后的平凡岁月。

华灯初上，我登临城市阳台远眺。对岸的灯火，如星河般缓缓亮起，倒映在墨玉似的湖面上，与天际星子连成一片，分不清是灯影映湖，还是湖光缀天。昼与夜，自然与城郭，历史与当下，在此刻完成了最温柔的交接。我终于读懂“吾心安处是长治”这句告白的底蕴——这份“心安”，是市民推窗见绿、抬脚亲水的日常；是候鸟迁徙途中寻得家园的清脆欢歌；也是如我这般过客，在这片湖山中，被自然抚平心底皱褶，被文化轻轻叩问，终得一份宁静与充盈。

归去时，我再次回望。夜色中的漳泽湖，这太行山脊上的天池，沉静而深邃，收纳了所有光与影、古与今的故事。你从来不止是一处风景，更是一座城生态觉醒的明眸，是它从工业记忆走向绿色未来的生动注脚。你以千顷澄碧，教我何为“沉浸”——那不是感官的盛宴，而是灵魂的归位。在这澄明如镜的湖光里，我见天地辽阔，见历史悠远，亦照见了那个被洗去尘埃、愈发澄澈的自己。

潏潏之间

□ 李华新

当晨曦的第一缕金线，小心翼翼地穿过太行山峦的缝隙，轻轻洒在漳泽湖的胸膛上，整个天池便苏醒了。这不是惊醒，而是万物在静谧中缓缓睁开细浪般的睫毛。我总认为，解读长治的密码，不仅在那厚重如黄土地的史册里，也在这片潏潏的水光之间。

湖是静的，静得像一块被岁月打磨了千万年的碧玉，温润地镶嵌在上党的衣襟上。乘一叶小舟滑入湖心，便滑入了一片无边的澄澈。水是透明的绿，却又深不见底，仿佛能一眼望见远古的沉淀。船桨拨动，漾开的涟漪不是皱纹，而是湖水绽开的、转瞬即逝的笑靥。有水鸟忽然从芦苇丛中惊起，翅尖掠过水面，划出一道

银亮的瞬痕，旋即没人更深的苍翠里。那苍翠是太行的余脉，环抱着这一汪碧水，像是威严的父亲守护着掌上最珍贵的明珠。

最动人的是湖畔那片无垠的湿地。这里是另一种蓬勃而隐秘的生灵国度。荻花已染上秋霜，一片片、一簇簇，在风中扬起柔软而坚韧的穗子，如云如雪。穿行其间，脚下是松软的泥土与纵横的水道，耳畔是窸窣窸窣的、生命攒动的天籁。一只白鹭单腿立在浅滩，凝神如哲者；几只野鸭“扑棱棱”地游动，身后拖出长长的水纹。阳光透过疏密有致的植被，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斑，空气里满是清甜的、混合着水汽与植物芬芳的

味道。在这里，你听得到根系在泥土里延伸的声音，听得到季节在色彩里流转的呼吸。这湿地，是漳泽湖最灵动的肺叶，吞吐之间，滋养着这座城市的生态与气韵。

从湖畔远眺，现代城市的轮廓在天际线上勾勒出一道温柔的弧线。高楼与湖水，车流与鸟鸣，在此刻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和解。这湖，不仅是一片风景，更是一座城深沉而均匀的呼吸。它用自身的澄净，滤去了尘嚣；用无言的波澜，平衡着发展的脉搏。在潏潏的水光之间，我读懂了长治：它的刚毅，来自太行山的骨骼；它的灵秀与未来，则深深蕴藏在这片名为“天池”的蔚蓝梦境里。

水把太行调成慢板

□ 梅雪

在漳泽湖，水把太行山调成慢板把“上党”两个古字泡成一杯可以慢慢啜饮的绿茶我坐下，像一枚被风吹落的松果在木栈道上，听自己把心跳调成湖水的频率

芦苇是湖岸的睫毛一眨，就把晚霞眨成了渔歌渔舟是昨天的标点搁在句读里，让“长治”这个地名有了可以喘息的逗号鸟群是移动的省略号替我把说不出的心事一圈圈，省略到水天相接处

我试着用左脚踩住现代右脚踏回古代结果两脚一起——踩进一面会生长的镜子里，高质量发展正把一座城轻轻托举像托举一枚刚刚孵化出壳的月亮

有人把城市容颜翻译成水鸟的低飞把城市记忆翻译成萌芽的暗长把生态翻译成人的呼吸——我听见自己也在被翻译被这片水翻译成比“我”更慢的汉字：“长”“治”

偶尔有鱼跃出甩尾巴拍碎静水溅起满天亮晶晶的铜铃

像有人在太行山巅把朝阳敲成一面大锣让回声滚成金色车轮载着我们未说完的爱一路发芽一路开花一路向远方

